

地 方 党 史 资 料

名 称：1949-1978年遼寧省黨史資料

类 别：党史資料

作 者：中共遼寧地方黨史編委會办公室

中共辽宁地方党史编委会办公室

陈为人烈士传略（修改稿）

陈为人同志，男，汉族，一八九九年生于湖南省江华县八百美村。

陈为人同志，是我党早期的党员之一。“五四”运动后在上海开始革命活动，一九二〇年去苏联学习，一九二二年开始在北京做铁路工人工作，一九二三年到东北开辟党的工作，一九二四年起在上海、北京做工运工作，一九二七年任顺直省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一九二七年十月任第一届满洲临时省委书记，后任满洲省委书记，一九二九年在上海参加办党报工作，一九三二年以后负责保管党中央的机密文件。在长期的白区艰险的革命斗争中曾几次被捕入狱，由于长期的艰苦工作，特别是敌人的折磨，而积劳成疾，不幸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三日于上海病逝。为人同志是党的忠实儿女，他的一生是为党工作战斗的一生。

（一）

陈为人同志，原名陈蔚英，曾用名陈洪涛、陈涛、老韓、张明、张道立、张道生、张道惠、张惠生。祖母林氏，二十一岁守寡，由于受到陈姓的排挤，无依无靠，后来只得带着为人的父母寄居在八百美村富裕霸道的娘家屋后的一个茅屋里。为人出生时，陈家一贫如洗，幼年即帮助林家放牛看羊，受尽林家子弟的欺凌和侮辱，常被打倒在地躺在身上。在这样环境下，把幼年的为人磨炼成艰苦耐劳，富于反

抗的性格。后来家里租种人家的土地，生活逐渐有所好转，他祖母便带着他们把家搬回百家麟村。这时为人求知欲渐旺，想读点书，可是父亲把他视为主要劳动力，因此，只能抽空余时间自学读完了初小，一九一四年（十五岁），他背着家到县城报考了县立高等小学，发榜被取后，才欢天喜地的告诉家里，但却被父亲打了一顿，经为人苦苦哀求，最后以包下家中牛栏里的劳动为条件，使父亲勉强同意进入了县城高小读书。他住在学校，每天天亮前，跑回五里路远的家，割好牛草再回学校吃早饭。星期、假日回来，就挑牛粪和做田间劳动。尽管这样忙碌劳累，他的学习成绩总是优等。一九一六年高小毕业时，家庭经济状况更加好转，便进衡阳省立第三师范读书，到了衡阳以后，接触东西多了，政治兴趣开始浓了，以后，曾同恽代英同志组织了青年学习小组，后改为新民学会小组，它成为三师革命启蒙组织。他还积极从事学生联合会工作，当过学生代表，假期到过湘南几县做过反对日货、反对不平等条约的爱国宣传活动。

（二）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后，有了赴法勤工俭学的号召，为人同志则积极响应，在一次学生会上，手向桌子上一拍报了名。后来江华有人问：陈为人出洋是一巴掌拍出去的。为了去法，为人先到上海。到上海后，因旧政权贪污、扣发出国经费，又找不到别的途径，而没能去法，流浪于上海街头，断绝了生活来源，一天只能吃两个铜板的红薯度日，找点临时工做，又受到地痞流氓的排挤，在饥寒交迫，求

生不得，无路可走时，他曾站在黄浦江边想过：“跳下去”离开这黑暗的社会。但又气愤：“一生不能就这样完了”。在他绝望徘徊期间，结认了上海的一些进步青年，此后并随同先进青年李启汉（已牺牲）等人共同进行了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探讨与研究活动，使他认识到应以无产阶级宇宙观做为观察人生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他痛下决心，与这个罪恶的旧社会作斗争，并把自己一生献给人民。正如在他遗留的感想杂记中所记的那样：“自有我身受尽艰难，几因环境压迫痛苦伤神，然不牺牲奋斗，何以解决本身问题，何以战胜黑暗社会。今敢先誓曰：此后惟愿以乐为苦，以苦为乐，若因困难退缩，不待他人谴责，则自当愧死。”从此走上了新的广阔的生活道路。

一九二〇年七月间，为人同志参加了罗亦农、张太雷、李启汉和许之祺同志等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开始了他的新的政治生命，在革命熔炉里积极地进行了对工人群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活动。一九二〇年为人同志就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向工人进行阶级教育的通俗刊物“劳动界”写稿，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发表了关于揭露阶级压迫，启发阶级斗争的“我们的劳动力那里去了”“今日劳工的责任”“劳工要有两种心”“天冷与劳工”等一些文章。他在文章中指出：劳工们要有奋斗心“要去与资本家奋斗，增强我们的生活”“没有此心，那么非要苦到死的日子不能休息”因此，他提出：“劳工们快些连络起来抵抗”，“我们年头苦到年尾，仍旧是苦，仍旧受冷，我们的生命都操纵在资本家手里了，他操纵我们的生命，我们应当抵

抗，我們应当剷除！”他号召：“大家起来結成团体，做正当的革命。”

同年，同李启汉同志在上海閘北开办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遊艺会等，进行組織教育工人工作，积极进行了上海早期的工人运动。

党决定派一批同志去苏联学习，为人同志經過在外国语学社学俄文等一段准备工作后，一九二一年初，背三升炒米，經過边走边設法筹款等种种困难，最后坐馬車到了滿洲里，当时他已身无分文，已付不起車錢了，只得趁車夫大便时，写了一个紙条，夹在母亲給他帶的被里，一起留在車上抵做力資，而自己偷偷地溜走了。最后到莫斯科学习。他成为苏联十月革命后，去苏联的中国先进青年中較早的一員。約在同年年底，为人同志从苏联回国。

(三)

为人同志回国后不久，便加入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二二年初，开始在北京做铁路工人工作。参加了长辛店的工运工作，并在邓中夏之后，在“鐵总”工作一个时期，积极組織与領導了工人斗争。一九二二年吳佩孚取得了第一次直奉战争的胜利，企图籠絡工人，破坏工运，以便扩大他的势力，但苦于无策，他的“參謀”白坚武向他献策，要籠絡工人非找共产党不可。党決定乘机打进去，所以大剑同志便派为人、何孟雄等五名同志到五个铁路（津浦、正太、京綏、京汉、京奉）綫上去，以“交通密查員”（后改为“視学”）的公开名义进行我党的秘密工作。“密查員”每人有个牌，权利相当大，可以指揮站长。为人同志主要活动在正太路，有时也到京奉等铁路綫上去活动。派到各路去的共产党员，

除了教育工人群众外，还利用职权，做了些如罢免最坏的工头等有利于工人 的事。“密查员”每月薪金是大洋一百块左右，大家每月除花掉十几元生活费外，把余钱均交给党，做为党的活动费用。由于派去的党员组织教育工人进行坚决的斗争，不但打破了当时以梁士贻为首的交通系，在北方铁路线上，满布自己的工头，欺压工人，开始时使我党很难工作的局面，而且揭露了这些工头在铁路工人中的影响，扩大了党的影响，开展了党的工作。在这段工作中收到了很大成绩。“二七”惨案后，交通部职务被撤，为人同志便去上海和蔡和森同志等一起工作，从而使为人同志得到了更好的锻炼。

一九二三年“二七”大罢工后不久，党北方区委员会派陈为人同志同李震瀛来东北的哈尔滨、沈阳、大连进行革命活动。他们到哈后，参加了进步的“晨光报社”工作，并与进步青年韩迭声等人组织了哈尔滨通讯社和青年学院，以联系群众，进行革命思想的宣传教育工作。在大连也以通讯社记者身份，和文化团体、报界交际往来，在报上发表文章，宣传革命学说，进行革命活动。这些活动，对东北一部分先进青年，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影响，建立东北地区党的组织，播下了种子，起了推动作用。

一九二四年初，为人回到上海，在上海地委会做工运工作。当时正处在国共合作，工农群众运动继续发展，国民党右派仍在进行破坏活动的时候，革命的基础还是不巩固的。在这样斗争形势下，为人同志曾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日在上海鱼阳里一号，主持召开了有二十

余名在国民党內的共产党员参加的秘密會議，通过決議，決定“运用工人运动来反对反共运动”。

一九二五年初，为人同志又被派往北方区党委，兼做北京地委工作，分管組織兼工人工作。三月間领导了北京印刷工人的罢工斗争，直到目前北京有的老工人对为人的印象还是很深的。当时在北京的国民党右派要成立什么“工界联合会”。根据这一情况，加速建立党領導的北京总工会成为异常迫切的任务，党认为为人同志有必要来参加完成这一重要任务。經過为人等同志的艰苦工作，終於在四月組織了北京总工会，随后成立了五金、印刷、人力車、搬运……等行业工会。并和李大釗同志一起創办了昌华印刷厂，印刷“响导”周刊和“政治生活”。一九二五年約十一月間 北方区組織了由赵世炎同志負責的“行动委員會”，为人其中負責工人方面的組織动员工作，計劃搞“首都革命”那时政权是段祺瑞的，軍权分別掌握在馮玉祥、胡景翼、孙岳手里。国民軍一二三軍所属的部队，有的和我們关系很好，因此，打算借助他們的军队搞“首都革命”推翻临时执政段祺瑞。結果由于国民党右派告密，没能实现，随即发动了几次羣众运动，如“三、一八”运动以及遊行示威，有一次烧了“晨报”館，使“晨报”停刊数日，并砸掉了警察局的牌子，影响很大。在北京期間，为人同志还参加了北方区党校讲課，主持职工运动訓練班，领导过順义农运，并被敌逮捕过。

一九二七年为人同志任順直省委秘书长兼組織部长，仍从事工农

羣众运动工作。为人同志精力特別旺盛，每天早晨很早就走了，晚上很晚才回来，夜里还工作，所以大家叫他“老鼠”。一九二七年四月九日，奉系軍閥在帝国主义指使下，武装袭击与搜查了苏联大使館，李大釗等同志被捕，为人同志幸免。在“五大”結束为人同志自武汉回来后，他就做为先行化裝去天津，随后便将省委也轉移到那里，以組織大家庭为掩护，仍繼續进行革命活动。

(四)

一九二七年七月，由于汉口国民党正式決定与共产党決裂叛变革命，使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敗了。为了挽救中国革命，党在汉口召开了“八七”紧急會議。为了加強东北地区的工作，在“八七”會議后，中央派陈为人同志到东北組織滿洲省委，統一滿洲党的領導。为人同志在九月前后从天津到沈阳之后，即不畏艰险，不辞辛苦的日夜奔忙于哈尔滨、沈阳等地，經多方联系，終于接上組織关系，随即在十月于哈尔滨召开了全东北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會議传达了“八七”會議的精神，通过了“我們在滿洲的政綱”“滿洲工人运动”“滿洲农民运动”等決議案，組成了滿洲临时省委，发了“临字通告第一号”宣布滿洲临时省委成立，为人同志被选为書記兼宣传部长。一九二八年一月末至二月初，第二次全东北党员代表大会，仍被选为滿洲省委书记。一九二八年九月召开了全东北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會議听取了出席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传达报告，做出了接

受“六大”決議的決議，規定了今后的路線和當前的主要任務，決定改滿洲臨時省委為滿洲省委。为人同志仍被選為滿洲省委书记。

滿洲省委成立，不但統一了東北黨的領導，同時發展了黨的組織：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年底，先後成立了哈爾濱市委、延邊区委、奉天市委、關東县委、遼陽区委等。黨員數量也有很大發展。滿洲省委還出版了“滿洲紅旗”作為機關刊物，來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宣傳革命理論和政策。同時相應的建立了些革命羣眾團體。在當時封建軍閥黑暗統治的年代里，滿洲省委領導着東北地區人民羣眾，向帝國主義、封建軍閥進行了英勇堅決的鬥爭。大大地啟發了東北人民羣眾反帝反封建鬥爭的意志，給予帝國主義應有的打擊。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省委在沈陽大東邊門外召開擴大會議，被敵人發覺，为人同志等十三人被捕入獄，省委遭到破壞。为人同志在獄中堅持鬥爭，忍受了重病險些死去的痛苦和敵人的折磨，一點沒吐實情，使敵人抓不到一點證據，只好當成嫌疑犯。經過黨的營救，在一九二九年七月前后出獄。這次坐獄，使为人身體受到很大摧殘。

（五）

为人同志出獄後于一九二九年八月回到上海，起初負責辦黨訓班，訓練黨的幹部，宣傳黨的政策，進行黨的基本知識教育。以後，同謝覺哉、李求實等同志辦中央黨報“上海報”後改為“紅旗日報”，宣傳革命思想，啟發人民羣眾鬥爭。

一九三一年春为人同志到另一機關辦事，行至門口時被捕，先关

在上海法租界西牢中，以后引渡到中国公安局，关到龙华警备司令部。为人同志在狱中找到了党的组织关系，并任支部委员，领导狱中同志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对新的政治犯进行帮助，鼓舞他们政治热情，告诉他们如何坚持斗争，对群众进行教育，以“同难者”的口号，把狱中人员统一在一致对付敌人的共同目标下。在这些工作中，为人同志是最积极、最有办法、最有威信的。支部还组织了同志们进行和狱外党组织的联系工作，以从那里得到精神上的鼓舞和物质上的支援。还公开组织了“卫生会”（实际上是互济会），进行筹款等工作，救济狱中困难同志。为人同志在得到狱外给他的救济物质时，总是不顾自己有病，需要营养，而拒绝同志们的劝阻，把东西分给别人用，或平摊到伙食中去，自己忍饥度日。在敌人内部也进行了些分化教育工作，因此，使政治犯在人们印象中是很好的，有些盗窃犯冒充政治犯，在警察中也有的受到影响而同情政治犯。由于为人同志对党的忠心，坚贞不屈，对敌斗争的经验，使敌人找不到一点他是党员的根据，在党通过“互济会”由赵世兰同志负责的营救下于年底出狱。这次入狱，加重了为人的肺病，使身体变的更坏了，造成两腿麻木。

一九三二年下半年，为人同志经过短期休养治疗后，又开始了革命斗争，负责党“中央文库”工作，保存中央机密文件。这时正是上海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时候，蒋介石在“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卖国的政策下，加强了法西斯的恐怖政策，党的组织不断遭到破坏，无数的革命者遭到惨无人道的迫害。为人同志和其爱人韩慧芝同志伪装成豪

富的商人，住在一幢很富丽的楼房内为掩护，秘密保存十几皮箱党的重要文件。他们誓言：以生命来保存党的文件，如果出了问题，到了无法挽救时，就放火烧毁楼房，与文件俱焚。当时工作是十分艰险和困难的，表面上要装得十分阔气，白天要表现出休闲的样子，在夜里有时通宵达旦的整理文件。把纸厚的文件抄在薄纸上，把空白纸边剪下来，大字改成小字，编排目录等，目的是在日益疯狂白色恐怖下，尽量减少存放面积，缩小目标，避开敌人眼目，从而把这些珍贵的党的历史文件保存下来。因为机关机密，调出与送进文件是通过个别人单线进行的，即由他爱人和一个代号叫张老太爷的负责转递，为人同志不出面，张老太爷家（党中央秘书处）是唯一的联络地点。为了安全，哪怕是遇到一个没工作关系的同志，也要马上转移，以防万一，一转移时，移动大量文件是最吃力、最担风险的，几次移动，为人同志均设法顺利的完成了任务，保证了机关始终没被破坏。

一九三五年二月，由于叛徒的告密，使敌人在一夜之间破获了我党的八个活动地点，张老太爷机关（雷米路文安里六号）被破坏，张等七人被捕，二十一日韩慧芝送文件时，当即被等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入狱。为人同志随即断绝了和党组织的关系，这给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极大困难。为了安全，为人同志用每月三十元高价租了一个不要保的宽敞楼房，很快的把机关转移了。为人同志曾通过个别党员同志来帮助维持机关和照顾三个孩子。这时正值上海党三次大破坏开始，敌人极为猖狂，叛徒也上街了，为人不能出面，就想尽一切办法和组织联系，曾利用登报询问人和到弄堂里贴“天惶惶、地惶惶，我家有个哭

夜郎……”的咒語等方式进行联系。有一次联系上了，但，仍是时断时续，因此，不能从组织那里得到指示和接济经费，最后到了一点经费都没有了，但还必须装成十分富足，不然就会引起怀疑，给党带来惨重的损失。当时每月按时交纳房租就成为最迫切、最困难的主要问题了，应付房租的主要办法是在夜里找私人关系借款和变卖东西，不到几个月的功夫就把二楼东西变卖一空。这时生活上更是无有着落，一天只能吃两顿山芋，最后到了每顿只能吃一碗，甚至常常缺米断炊。麻烦的是孩子忍不住饥餓煎熬，整天啼哭，为人同志恐因啼哭招来祸患，就把孩子的小指塞在嘴里，并使其养成了习惯，以避免哭出声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改变孩子們的精神状态，振作情绪，他就领着孩子們跳舞或自己扭动来逗他们乐。为人同志精神甚佳，在这种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在严重的疾病威胁下，从不吐出个难字，总是对工作、对生活洋溢着饱满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一九三六年韓慧芝同志出狱，接上了组织关系。这时为人同志病渐渐严重了，根据为人同志的請求和考虑到文件的安全，组织上便决定把文件移交出去。经组织的安排把文件安然的转移了。这批文件，后经组织安排几经移地保管，最后由陈来生同志一直保存到革命战争胜利，并经上海市委将这批文件全部送到中央了。上海党的组织到三五年几乎已被敌人破坏无余，直到三七年以后才恢复，在那样恶劣条件下，不但要和叛徒随时告密和敌人的疯狂搜捕做斗争，而且还要和使文件易发霉发烂的自然条件做斗争，能将文件完整无缺的保存下来了，这是不容易的，对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人同志在交出文件后，病势愈加严重，但他仍怕花钱不愿治疗。组织上为了挽救他的生命，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不惜花多少钱来为他治病，并派人与之联系与治疗。由于身体受到敌人严重的摧残，和病拖的太久，竟至大口吐血无法挽救的地步，终于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三日晚九点逝世。他在即将结束生命的时候，还紧握拳头说：“我不死，我还要工作！”

陈为人烈士的遗属，继承了他的遗志。他的爱人韓慧芝（中共党员）在零陵专署工作，两子一女皆是中共党员，正为建设社会主义而献身。

※ ※ ※

为人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不愧为一个工人阶级先锋战士。他对上海、北京初期工人运动，对我党在东北工作的开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极端恐怖法西斯统治下，为党保存了一批重要历史文献，对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人同志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坚持工作，任劳任怨，勇于接受新任务，独立的去开创工作。

在对敌斗争中坚决勇敢，并能机智的去应付环境。

为人同志工作作风艰苦朴素，不讲表面，不说空话，重于实际，善于接近工人，保持了党的光荣传统。

陈为人烈士是值得永远悼念的！

陈为人同志千古！

中共辽宁地方党史编委办公室

一九六四年七月

京爆发了伟大的 张浩烈士传略（修改稿）张浩同志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接受了新思想。为提倡新文化一九二〇年春张浩同志在其家 张浩同志，男，汉族，一八九六年生于湖北省黄岡县。一九二〇年开始革命活动，一九二二年在武昌经林育南、傅代英同志介绍入党。曾任中共汉口市委书记，湖南省委常委，蒲洲省委常委兼总特派员，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党的六届三中全会补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以后为中共中央委员。一九四二年三月五日不幸在延安病逝。

（一）

张浩同志的真名林育英、林仲丹，曾用名张植三、张至善、张新甫、张志山、陈子贞、季福生、林武。其家庭为手工业工人成份，全家都会纺织。他父亲林延辰，因家贫得肺病不能医治，只能从事轻体力劳动——出小摊床，因病早年逝世。母亲张氏，忠厚朴实，勤劳节俭，是善于家计的人。张浩同志有兄弟姊妹八人，哥哥因劳累病死，扔下三个孩子，致死嫂嫂患了精神病，其余弟妹均年幼，只好由母亲带着一辈儿。孙年复一年的辛苦劳动，过着食不饱腹，衣不裹体的苦生活。

张浩同志少年时期聪明、勤劳、勇敢，尊敬父母，尊重兄姊，爱护弟妹，湾中人都夸他是个好孩子，小朋友都愿和他玩，称他是好哥哥。

张浩同志，因家境贫寒，没念完小学就弃学在家织布。这时北

京爆发了伟大的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张浩同志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接受了新思想。为提倡新文化一九二〇年春张浩同志在其家乡创办了“潯新小学”他是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这个学校传播了新文化和革命思想。一九二〇年夏傅代英同志到张浩同志家乡，并以“潯新小学”为基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又使张浩同志有机会和代英同志在一起生活，受其革命思想教育，并参加代英同志组织的“利羣书社”、“共存社”。“共存社”的宣言明白号召：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拥护苏维埃，变成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这时使张浩同志认识到了“做工的光荣。”并依据代英同志的主张，在一九二〇年决然的去上海做工，在那里开始他的革命生涯。张浩同志不顾个人的安危，赤手空拳领导群众对敌（二）为此，头部受刺刀伤，满脸是血，但他张浩同志饱尝了旧社会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痛苦，迫切需要工人阶级的解放。为此，他在上海日商隆华公司染厂做工时进行了革命活动，组织了工会。一九二二年又发起和组织了“文总”、“互济会”等进步团体，从此，为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更加努力斗争。张浩同志入党后，从武汉利羣毛巾厂到武汉模范大工厂做工，在党领导工人运动四起的时候，派他到黄石港石器去做代表。汉阳钢铁厂工人大罢工和党领导机关断绝联系时，为接上关系又派张浩同志去该厂探听罢工消息。张浩同志挺身而出，在敌人严紧封锁的情况下，不顾生命之险，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到时，正值罢工的工人动摇之际，“化铁炉工头韓老三还在继续做工”，厂方因此恃而无恐，这样罢工将会失败。

张浩同志見此局势则积极的对工人进行了教育，他提出：“打死工賊韓老三”的口号，并亲自写了这样的标语，指导斗争，結果逼使韓老三不敢出工了。厂方慌了，答应了工人的十七条要求，罢工胜利了。以后张浩同志在追忆这段历史时写道：“直到現在我还念念不忘‘活交通’的滋味。”一九二三年张浩同志任长沙織布厂支书，后任安源合作社支书并参加地委，曾参加安源煤矿工人的大罢工，这时期他一直在武汉、长沙、安源等地工潮中进行斗争。

一九二五年张浩同志調上海任沪西区委书记，积极参加了“五卅”大罢工的斗争。在上海的青云路上，召开过反“段”大会，领导着群众进行示威。大会中间与敌之军警发生冲突，张浩同志不顾个人的安危，赤手空拳领导群众对敌搏斗。为此，头部受刺刀伤，满脸是血，但他仍在号召群众坚持开会，终于开成。在会上他带着血染的头向周围的群众高喊：“弟兄们！我們要反对屠杀中国人，我們要反对帝国主义……冲呀！弟兄们！”由于他流血过多，晕倒了。激昂的群众抬着他遍遍了青云路和许多大街。他的血教育了群众激发了群众的斗争。

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反动派叛变了革命，对共产党员进行大屠杀。许多党的优秀儿女牺牲了，此时张浩同志任中共汉口市委书记。张浩同志为反击国民党的嚣张气焰，继续进行斗争，在武汉和其爱人（徐松芝）不顾生命危险試制炸弹，炸弹爆炸，炸伤了张浩同志的手腕。为避免敌人的逮捕、破坏党的組織，被迫丢弃了仅八个月的可爱的婴儿，而迅速轉移，保证了党未受損失。大革命失败后，长沙成为最反